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一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陳奉勅仝編
姪孫　泳　輿

顧端文公

端文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幼讀韓文諱辨每至父諱輒婉轉避之就讀鄉塾歸必篝燈自課書其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陋巷不爲貧一日從師講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强則役退聽其英穎多類此萬曆丙子

屢僧二一公
及秋究川
書叔桂陽

舉鄉試第一文章獨闢堂奧天下宗之顧自謂此非
吾安身立命處乃從事性命之學日取濂洛關閩諸
書究極其旨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
中蘄州劉廷蘭友善時相張居正病舉朝若狂爲設
醮以禱同官代憲成署名聞即馳騎往脅塡手削去
之居正卒調吏部丁亥有齮齕總憲辛自修者憲成
上書語侵閣臣王錫爵謫判桂陽已復司理處泉二
州壬辰大計察吏憲成與公廉寡慾爲天下司理第
一尋入吏部考功旋領銓事會有三王並封議起首疏

力爭與王錫爵往復辯論事得寢癸巳內計趙南星爲政議黜要人子弟及其姻婭之失職者憲成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顧亦疏請同罷不報居無何復入選司自矢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然所推薦卒多與錫爵齟齬及會推閣臣憲成舉舊輔王家屏以對遂削籍歸益潛心理學集同志講論於二泉與姑蘇管志道力辨無善無惡之說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氏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

光[illegible]精粹理一說公進以中行精[illegible]顧氏叔本

矣吾儒何必以此爲學又謂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語語破的爲一時正學表儀城東南故有宋楊龜山東林故址同邑高攀龍謂之曰此地乃造化所留以待叔時也憲成因首倡議復構講堂書舍居焉集吳越士歲一大會月一小會條約一宗朱子白鹿洞規而大旨在教人識性嘗曰論本體只性善二字論工夫只小心二字戊申起光祿寺

不赴壬子卒于家憲成有絕人之資而以全力用之於聖學故不爲一切懸虛奇妙所惑舉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于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廟之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並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實憲成所風勵者多也當時目爲東林邪黨魏忠賢痛恨東林擊殺殆盡又立碑如元祐故事公歿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謚端

文所著有涇皐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考還經錄
證性編桑梓錄等書

語錄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合而參之始得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大有保世道之慮

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並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裂失真於是乎有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將湮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不許人說一個字使縱橫上[illegible]知

明道見處極高便有懸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

狂譎惟元公其不可及也夫

顧氏曰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爲心也皆喫緊爲人語

或問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說者以爲未發非時蓋指本體而言也此說似與朱子不同何如曰朱子原有兩說此說即其前一說

或問說者云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良知在我隨感隨應自無不知若乃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

未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爲專求諸見聞之末者言識頂門一針然而體察孔子當時口氣似乎不類何者孔子自謂無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平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滿矣且多聞而擇能擇者誰所擇者何物多見而識能識者誰所識者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這個功夫若專求諸見聞之末則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也何但落

冷好實舌
字面

二義而已乎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
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
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
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
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
本體只是一個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
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孔子表章諸大聖朱子表章諸大儒其道同其功同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六經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開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嘗將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大學魏掞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由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并詆通書穿鑿害道

言不可不辨

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時爲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脉其功大矣

周元公尚矣明道晦菴兩先生各有獨到處未易以優劣論也

旣云伯子未能盡元公叔子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又云元公尚矣明道晦菴未易優劣則叔子可知已然晦翁於叔子却極推重

慈湖曰濂溪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

慈湖不起意之說自窮矣人謂慈湖之病也在自恃

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愚竊以爲更有甚焉文王于天下至一之中忽起元亨利貞之異說是穿鑿之宗也庖犧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異說是穿鑿之祖也此之不問而獨于濂溪乎求多何也慈湖之學以不起意爲宗試看此等處有意乎無意乎皆在慈湖獨知之中非吾所能懸度矣慈湖又曰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

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審如是慈湖之必取乎不起意何也

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各是一個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個道理是故其言誠且慎也非慮言無者之蕩於空而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非慮言誠且慎者之窒於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意格誠意以思格無思此

晏曾謂儒衡理陽明又一關鍵也予公言爲信

正所謂穿鑿耳

五宗昌而虛無寂滅之教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道之皆來而歸者周元公也程朱沒而記誦辭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反而求者王文成也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裡其言約其旨遠其辭文其爲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是故可以照化上士可以

陽明著
發之

鍛鍊中士可以此以開下士未嘗爲吾儒標門戶而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來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陽明先生開發有餘收末不足當士人極梏於訓詁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皷一鑿混沌幾亡往往憑虛見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業陵夷至今議論益懸

獨出手眼爲定此三大儒之案[illegible]言正非[illegible]

習尚益下高之放誕而不經卑之頑鈍而無恥仁人君子又相顧徘徊喟然太息以爲倡始者始亦不能無遺慮焉而惜之此其所以遜元公也然則朱子何如曰以考亭爲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爲宗其弊也蕩拘者有所不爲蕩者無所不爲拘者人情所厭順而決之爲易蕩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爲難昔孔子論禮之弊而曰與其奢也寧儉然則論學之弊亦應曰與其蕩也寧拘此其所以遜朱子也

宜體認有入指摘一字便是破綻夫子乎子路殊作服語何失爲大賢

孔子誨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脩而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易簡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意於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爲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

溫故而知新這溫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

理會道理真是活潑潑地

温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裡醞釀出來所謂新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條始之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崇禮可謂十分周整却於中間點入此一語更覺活潑潑地

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先生此說極平正不知晚來何故却主無善無惡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濫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八字皆不敢知也

大此處方眼古今

讀禮樂征伐一章便以識得春秋二經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唐荊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說本孔子禮樂征伐一章却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然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論

寫出聖人之情

曰春秋王道也禮樂征伐出于天子無或有一人之敢橫行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孔子之言以補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如此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則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曰自周之臣子而觀一十二王皆君父也春秋托始于平王正以其忘君父之仇爲亂賊首而治諸侯治大夫治陪臣則以治其徒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言事者率諉當事者爲攬權雖曰局外不知局內之苦然而確有中於當事者之膏肓也當事者率病言事者爲偏執雖曰局內不及局外之情然而確有中於言事者之膏肓也二豎不除而欲天下治且安必無幸已噫此古今之通患也

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

是救迷情

從來攝人說到此冷眼看破

人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忘于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於道往過來續繩繩不已余謂季時曰即此可以辨儒佛已季時曰何曰凡所以爲此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而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而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



同處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其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其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真真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

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愚竊以爲氣質之說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爲性槩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諉不善于性不

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顯性善

或問不學而能良能也學而能非良矣不慮而知良知也慮而知非良矣吾儕須從不學不慮起手方是入聖真路頭若去學且慮便成胡越矣如何曰此處須要善看語有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奚如所言孔子非歟曰然則孟子何以云爾曰試檢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說的明白何必擒定不學不慮四字聊舉其畧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

只從四書白文細細體認便自分曉先生有孟子之學之才

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却又與他拈個充字出來謂之充即不免學且慮矣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分疏孟子却又與他拈個辨字出來謂之辨即不免學且慮矣若然者孰爲良能孰非良能耶孰爲良知孰非良知耶曰然則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學乎良知有不知乎而待慮乎何其說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

最怕矛盾執着自生障礙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也夫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從不學不慮起手試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學否莫便是慮否還以質諸不學不慮四字莫便自相矛盾否夫如是又何疑于孟子哉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太伯爲太王長子

以天下讓說得了然

一旦偕仲雍去之荆蠻這事最做得奇當時人見了必定大家去推求箇中緣故亦安有不知耶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相傳流下來的話何以云民無得而稱只是據這些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這也是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就太王王季看來泰伯真是至公

方是泰伯心事

而無私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就天下看來猶曰太王之聖孫王季之聖子就泰伯看來即太王王季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何等心胸勘到此處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爲民無德而稱至伊川直將天下二字臾破千載而下有知已矣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

千古著書不過了當時評

守齋物者也誠爲親切若以意念爲心與察爲知未免落第二義矣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功夫陽明疾革門人請敎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惟曾子疾革謂其門人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即本體即功夫和盤托出而兩賢俱在範圍中矣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

會庸評語：文字講論，傳是少不得，但亦畢不得，畢竟實知

矣今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說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得良知二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有微動于氣所在故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而入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

不能合因著五經臆說詛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不從文字入也予昔聞季彭山言山陰有黃穉子讀書不尋章句成化以治聞儒者守成見莫之信惟陽明與之善又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當爲文別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岌岌乎仆而復興晩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亦不無牴牾已而已

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于一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証得之朋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

再閱陽明與羅少宰書有云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竊惟朱子平陽明高朱

子精實陽明則大朱子而即修即悟陽明即悟即修以此言之兩先生所以考之事爲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者委有不同處要其至於道則均焉固不害其爲同耳若曰是此千里之謬至推而比諸楊墨試揆諸此心之良知其果然乎否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

講釋此等題目方好閱世間各項文字

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又貼實理會自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悲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爲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旣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做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

剖析入微知大人不失赤子則知人皆可爲堯舜

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攙持恰好完成天地間一個公共的大勾當也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弟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没些子界限何處放個到

予少時說一先輩先輩問曰要讀儒經否予曰不要讀佛經要讀佛書求先輩曰佛書孫極好從何得他心服予曰他即不服我主人倫成何世

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即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旣於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

界會聯得先生此言衆而苦之在草未必不厭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即日日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

眼前處若得稍稍微精微處若得細眼活總是顯微無間

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旨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懸遠如此不得丟却原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可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殀壽不貳修

只是道理發便相說豈說無不是了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指是故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非深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從根源上著力非一時可了矣

堯大聖大賢不能舍也克己特己長讓己如舍實有見處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却告之克己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所謂己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之雖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記孔子絕四亦以毋我爲究竟毋者禁

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舍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
手删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
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
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
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
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個道理流出
非故為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個名兒世間有
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噲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況

為萬章開生面

此段議論真是大奇

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猶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的却又大奇徑把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

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開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為輕藐而置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跡妄肆譏評然後知天下公器斷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却多少痴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

無何不轉無可不見從來論性論理氣者千百萬言有如此之明快開當者乎

厥初一氣也就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言之也曰如此得無遺氣曰旣曰自其主宰言便是就氣上點出理來曷嘗遺氣吾儕要認性須從主宰處認取方有下落性不離於氣亦必知其有不隨于氣者存而後性之眞面目始見耳若向氣上認取他這個紛紛紜紜清濁純駁千態萬狀將指何者爲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分而爲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混而爲一

疑有佛來問來耳無據云

或問因果有諸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廸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觀而求之不可卿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

道法兩段
佛世之旨

不如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世無世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并爲無所繫屬而道喪矣大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

爽若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擬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默皆予奪且置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羲農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邪無邪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予又何疑于聖人哉

功力至此無入不自得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變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別只覺下個直

直易令人恐枉易令人者所以舉錯之難常見正人君子受此屈之傷者直焉不知其爲枉也

字枉字更有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器無夥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勝向他上面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媚器無夥子挑持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故均之爲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精苦的朴實的忠厚的謹倣的縱是抑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

事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的纔清明之時亦徃徃取忤矣均之爲小人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汚的庸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纔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指的纔清明之時亦徃徃被黜矣乃知槩曰用君子猶未有以見其用之之實也必至迹在者都用方纔用的徹底方纔喚的真能用君子槩曰去小人猶未有以見其去之之實也必至迹在者都去方纔去的徹底方纔喚的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

說得十分精快只是警醒語

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將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猶疑不得處其指精矣長國家者誠於此一參証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好乎所錯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爲直乎孰爲枉乎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然有醒豁然有悟亦何至忠正是讐邪媚是暱棄藥石而懷鴆毒公然驅而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

或問春秋大旨曰春王正月巳而又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何言乎春王正月也曰這

王字天字是春秋大眼目

禮要看一王字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作
春秋却表出一王字來意謂不曰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即爲有道自諸侯出即爲無道乎於是而書
會書盟書勝書伐又謂不曰是果自天子出乎抑
亦非自天子出乎如此不特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者無所復容即桓文輩自謂能爲天子分憂
捍難有功于王室者亦與亂賊同科一切假仁假
義之說無所復施矣這便是孔子撐乾拄坤變無

道爲有道的大規模曰何言乎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也曰這裡要看一天字蓋天下有
道非天下自爲有道也惟王帥之以有道則有道
矣天下無道非天下自爲無道也惟王帥之以無
道則無道矣故春秋特揆所由提出一天字來意
豈不曰天下受命于王王受命于天能奉天即是
帥之以有道不能即是帥之以無道乎於是而書
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豈不因是果奉天
而行者乎抑亦悖天而行者乎循名責實將無怩

然而愧乎誠知愧將無愧然而懼乎誠知懼將無竦然而奮乎然後一發念必愼一施政必愼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矣然後諸侯莫敢擅于國大夫莫敢擅于家陪臣莫敢擅于室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子矣這便是吾夫子旋乾轉坤變無道爲有道的大機括故看得一王字明白則知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也看得一天字明白則知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父者也董子曰爲

大公案

無善無惡四字爲禪家所有以云陽明創于王畿不知覺并行故却步無惡

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
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罪得之已
矣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
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
永嘉証道歌謂棄有而着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
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
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
着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着有

亦不奈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在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即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即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為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說在曰可得聞乎曰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淆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淆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

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兩不知同乎不同乎曰恐不同曰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固宜曰然則于其同可以識取本體矣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功夫矣曰如此看甚好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恁麼樣小心若

小心圖易見小心訣非拈出不知

不問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將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是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天命云何曰臣受命

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天不知有君不可以爲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爲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爲人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謂也曰小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焞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卽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卻少他不得而今須

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個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卻將自家身生放在一邊也

同安蔡獻臣曰先生之學直窺本原先生之志力擔世道先生之風千仞高翔先生之言百世可俟

或曰薛文清陳白沙於論前輩得失處決不輕嘗人一語涇陽除濂洛外二程張邵朱陸以迄陽明皆有可摘得無涉于蹤且悖乎曰文清白沙固是渾厚之道或亦其人未可與深言涇陽尚論古人以求一之至當不易之理非故苛責其人也孟子願學孔子自孔子之所稱許者而孟子直鄙之至伯夷而曰隘柳下惠而曰不恭此豈故與孔子相左正離合而與之相先詣孔子以匹夫而定湯武伊周微箕之案刪定贊修無已時者皆純乎天而人不與孔孟所以主持數千年之名教而儒之統與治統相維而不墜此是何等關係而從周一渾厚之名故須能位置諸大儒乃可以爲宇宙兩簿作

主持月

予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盟者則其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人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之開繇剛達斷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處不猶不刻自是遁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則又其見知者矣

宗傳一編已就緒而及門上仍有疑涇陽者曰予何疑曰疑其人萬曆年之黨局始自涇陽國運已終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聚東林明日聚東林東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聚東林豈非作始之人貽謀之不善乎曰予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可望于今之世哉陰勝之時孤陽一綫則東林實係絕續之關乙丙劾魏逆諸臣甲中殉國難諸臣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

于諸君子之所以爲忠臣而撑柱天地名揭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後而其鼓舞摩厲者在五十年之前則濟陽之氣鬼精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曲學問毀譽定是非者耶予之所以見知者予正於此見長文成有安社稷之功而身名幾不保程朱當僞學之禁而當時亦不敢信其爲千古之大儒也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須大開眼界

理學宗傳卷之十二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陳遐嶽仝編
　　　　　　　　侄孫　承

漢儒考

董子　甲公倪公寬毛公附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

以其設詐而柳之遜泄庸以易王一問亦不可達非何也以三人者審末勝內興審伐齊有異

粲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聞昔日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于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

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仁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

厯官是時方外攘四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人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仲

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才而向子歆亦言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群儒首云

[illegible]鴻緣教以言[illegible]

[illegible]文緣指以學語大衍小[illegible]

林沫泳扑門外淵緩之行也以

天人相與之際此何[illegible]

三策

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作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見聞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

皆强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義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

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
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
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
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
上天佑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
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
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

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躍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

君臣所以造命爲物同於一源

五字秋有

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者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

所爲宜求端於天是王屬

任德教而不任刑刑是求端於天處

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

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

蕃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是故教化立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
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
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
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
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
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
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
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之而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過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不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

更化善治又兼化之大務也

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

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異焉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其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

王悼痛而欲存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
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
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　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
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

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

百官皆餙虚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餙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盗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聖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

辨問行知見猶之治致誠致行光中武帝賢歟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

書郡守縣令一段千古不易

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

實舉以觀大臣之能亦是漢廷要決

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職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才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

量材而受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貫條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

先生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知春秋守經

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

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簒弑之誅此語[illegible]

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千萬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

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

以爲君子此之訓也册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遲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

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
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
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
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
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
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
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舊得本原所以廢述情乎

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竊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雖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遲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

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

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
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
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
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
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
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

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說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illegible]婁敬賈誼[illegible][illegible]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眞氏曰仲舒純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至謂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嘆哉

暴秦焚坑之後漢高繼之雖云豁達大度然不事詩書素輕儒術聖學不絕如綫矣江都幘起制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統也匠心獨詣無所陷襲醇儒也哉至正誼明道謂真王佐之心劉中壘以爲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佐覇者不及也於論爲深矣乃世儒猥以言災異爲太過是何足爲江都咎也

申公倪公毛公

申公培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浮丘伯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郢卒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

一無足千衆

書宿衛一歲中累遷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皆自殺申

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

倪寬千乘人也事同郡歐陽生伯和歐陽生事伏生受尚書成學者也業既通以郡國選詣博士孔安國受古文尚書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輙讀誦其精如此寬爲人以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斷口弗能發明也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遣之北地視畜會廷尉有疑奏再上再見却掾史莫知所爲寬從北道還問之以意對掾史皆服因推使

内黄志載公曾爲邑令不見於史何也

爲奏奏具湯大驚召與語奇之奏上即得可異日湯入見帝問曰前奏誰爲之者非俗吏所及也湯以質對帝召見寬悅之從問尚書以爲侍御史遷左內史寬居官一意古教化勸農桑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民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開六輔渠定水令以溉田賦租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軍興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寬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相屬不絕課更最帝由此奇寬及議封禪諸儒各以臆

羣書之首

說對數歲未有定寬進言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斯羣
元精神所祁徵兆必報然薦褻之儀不著於經惟天
于建中和之極祇戒精專爲之本百官之職各稱事
宜爲之文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大慶帝
曰善乃自製封禪儀斷乘儒術文焉

大毛公萇趙人也善說詩爲河閒獻王博士其學術
淵源出於卜子夏爲訓詁傳其家而貫穿先秦古書
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
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

令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王博見異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而毛公弟小毛公爲傳士或曰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官其後鄉齊燕詩不傳而毛詩最後出獨傳以解經近古深警有遺味朱程純公顯於漢儒最蚤生大毛公云

漢儒去古未遠躬行意多觀此三人其見然當秦火之後天子皇后多尚黄老而特立始終不變以儒術著稱者蓋亦難矣藉傳之功勞容易視之耶

鄭康成公

鄭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康成少爲鄉嗇夫休歸常詣學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

馬不務而勤道

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圖緯聞康成善筭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

畢不得而臣也

何進袁紹輩浮慕其名欲假以爲重至孔文舉皆相敬禮亦可以傷衰世而苟亦難

北地太守劉瓌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

拜約不入境更不可以僞娶也康成其有厚德洋學問博洽辯對英敏又異役者耳

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康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

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

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淸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康成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爲入宗廟後駭言周公安閒自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遯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爲不設雞人之官緣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爲褖諸類此不可悉數康成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逃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

納注胤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　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庸太宗貞觀間從祀宋真宗追封高密伯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於鄉後有云傳經功大後鮮其儔且稱慈行君子宜復其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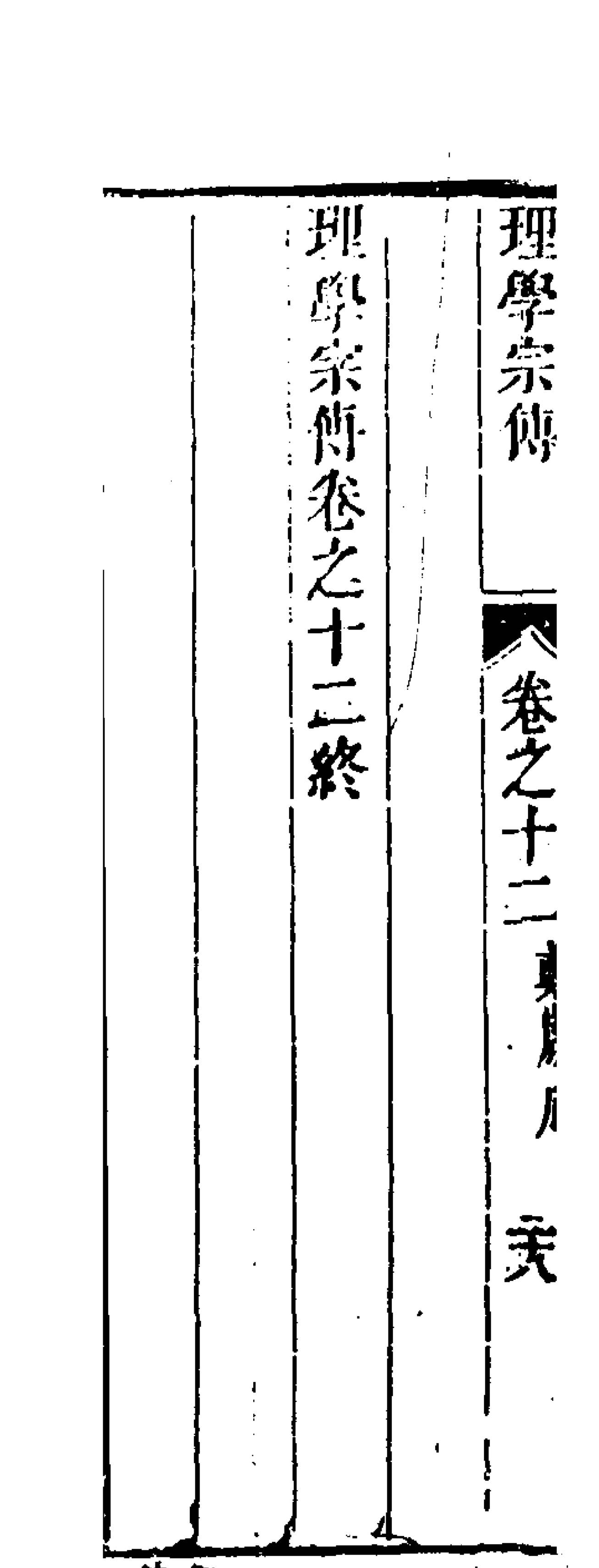
鄭氏元錫曰自先漢初經師淳實術業深通而離合繼之日遂業頗有爭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

因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及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頗從於欲爲奢淫于是乎節行振而經乃下衰悲夫

康成生平學行俱無可議耶竟是東漢第一人以訓詁目之宋儒議漢儒未免太過

著述之富莫過康成而以學宋獻著改祀于鄉蓋因宋儒以訓詁目之未許其見道遂設其傳經之功大不見道而何以爲懿行君子耶位置前賢須俟後聖

[illegible]



理學宗傳卷之十二終